

一颗颗滚烫的归心

——有感于《邵阳晚报》《回家》同题组诗

方竹

春节将近,各种各样的归途开始启程,各种各样回家的声音,温暖人心。闲暇之余,品读2月9日《邵阳晚报》同题组诗《回家》,让我百感交集。

当我读到“擦肩而过”写的:有没有哪只鸟借我一双翅膀?

我心里不由地感慨万千,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只迁徙的鸟,一只迷途的鸟,一只寻寻觅觅的鸟。

我相信很多离家在外的人,或多或少会有同样的感觉。想借鸟的翅膀飞翔,飞往回家的路!或许,无需去借,我们自有一对思绪翩跹的翅膀,在飞翔,在路上!

随着张雪珊一声“近了!近了!”仿似看见年的脚步,仿似听到年的声音,越来越近,越来越浓。那种幸福的年,和久远的老屋的回忆,一起交织着年的情景。

尤其是老家的那一只通人性的狗,格外

亲昵,无比亲切,虔诚地欢迎归来的家人。

一只童年的阿黄,承载多少深情往事,挥不去,忘不掉。嵌入心底,嵌入诗人深深浅浅的诗行。

萧兴明就凭一句“风风火火”就让人感觉到了那一份归心似箭。情真意切,言简意赅,描绘了大江南北火急火燎地归乡的人们,每一个人背着行囊都想快点回家,回到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,早一分,早一秒,看到倚靠着门口眺望的老母亲。

有娘的地方,就是心底最幸福的地方。

有娘的门口,就是自己最温暖的港口。

陈亚理“云里浮沉的是母亲的眼睛”。多么贴切,多么亲切。那一朵故乡的云,藏着母亲思念的眼神。无处不在,无论我们走得多远,云里飘着母亲的想念;无论我们走得多久,云里聚集着母亲的牵挂。

而那一朵云,总飘在我们行色匆匆的天空里。

雪海无垠“揩干他乡的委屈,收拾打工的辛酸”。就是每一个打工者最真实的写照。每一个人在外不容易,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辛酸委屈,整理在心底,藏在最深处。只要一踏上回家的路,轻松愉快最重要,一路谈笑风生,一路春风满面。

为的就是心疼自己的母亲不要太牵挂自己。

而且雪海无垠用“揩干”二字,非常符合我们邵阳人的语言特色,大快人心。

阳娟仅用了三句话:我的身上一旦长出时间的羽毛/岁月的翅膀,故乡的血/就会让我飞翔!

时间的羽毛,岁月的翅膀,故乡的血,淋漓尽致,深入骨髓。那一颗移植在异域里的心,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。

李春龙的“正在等两行越来越远的脚步”,是整个同题组诗里的点睛之笔。

一头是家,一头是匆匆归来的脚步。让人浮想联翩。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游子

的归心似箭,而日月如梭,曾经风华正茂的父母,如今变成了两位年迈的老人。在静谧的山庄,在年代久远的黑瓦房里,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,烤着熊熊燃烧的柴火,煮着往事,煮着等待,煮着浓醇厚重的年。

那个回家的人儿,正在踏着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,丈量着归来的路。

黄复兴说年味,是要去故乡寻找的。

是的,每一个人的年味,只有在自己生养的地方,才能重获,才能惊讶于自己最初的遇见。

罗红英老师写下:春天,正跃上枝头。

是回家路上最活泼的一幅画,而这一幅画是我们回家随处可见的风景,只是在诗人的眼里,有了别样的风情与诗意。

等等。

无论是谁,都有一个自己的家。

无论是谁,年关将近,都想回家。

无论是谁,归途之上,只有一个方向,那就是自己的家园。

所以家的方向,铺陈开来,像一张网,错落有致,井井有条,每一个人都有回家的方向。

一首首《回家》,是一首首动人的歌。

总之,诗人们的《回家》,是一幅幅生动活泼画,跳动着一颗颗滚烫的归心,都有对故乡浓浓的情,最真实的爱,割舍不下,难以忘怀。

《回家》,回家!一路顺风,一路平安,一路风景!



年味浓了

杨敏华

二月八日摄于市区三眼井

记忆中的年味

郑英

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,吃了不少苦头。记忆中,她带着我们全家过年很有仪式感,从不半点马虎,令人敬畏。

年前的准备工作是很充分的,从腊月二十正式提上议程,以至于我们儿时就会学会唱:“……二十五,打豆腐;二十六,杀年猪;二十七,宰公鸡;二十八,打糍粑;二十九,样样有……”母亲每到这几天,按部就班,从容自如。记忆最深的要数打豆腐的那天了。

母亲做事特别在意兆头,凡事讲究顺溜。所以这天,她便会在大清早就告诫我们兄妹几个:今天打豆腐,不准到柴房去。生怕我们几个打闹,喊叫打乱了她的步骤。我们自然会离她远远的,我们有自己的领地——去别处打野战,玩猫猫。这时的父亲充当的是挑水工和伙夫的角色。等他们喊我们回来吃豆皮的时候,我知道豆腐只差一步就做成了。吹完豆皮后,母亲拿了一碗石膏水,为这一磨豆腐施“魔法”,哈三口气盖上,十分钟后接锅入兜,这时需要我们拉角,每每这时,总听见母亲说:“豆腐打得好,明年有财发。”儿时的我们会跟着应和,我们知道应和的声音越大,越讨她的喜欢。

跟母亲过年讲究一个“早”字。印象中都是赶在天亮前把年过了,按她的话说:

“早过年,早发财!”经常半夜听爆竹声声,大家似乎在暗中较劲,比早似的。听说有半夜吃饭再睡觉的,我们家常常清晨四五时开饭。前一夜,母亲就有言在先,过年那天喊一声大家就要起来,不要惊动财神了。我们言听计从,打着哈欠端着碗,兴致不高。倒是母亲这一早精神抖擞,桌子上八个大碗,忙得不亦乐乎!

拜年,母亲也讲究。我们几个去拜年,按她指定的顺序排队走,不准插队,长幼有序。吉利的话出门前一一交代,我们烂熟于心,到长辈家背课文似的背出来。拜年捞回来的战利品——糖果花生之类一袋装好,留着一天吃,可以吃到元宵节,母亲说这叫细水长流。别人来我家拜年,母亲总要把他们一个个口袋塞满瓜子花生什么的才放人,热情劲让人受不了。我们长大后尽劝她现在物资丰富不要那样,但是她仍旧改不了这习惯,认为来给她拜年是看得起自己。对比自己母亲的热情,我们出去拜年难免有种被冷落的错觉。和她说起这些,她笑着说:“那怎么会呢?”

自己成家后,生活水平提高了,总觉得年味越来越淡。每年年底,母亲总要打电话来叮嘱一番:过年要有过年的样。我们年轻人觉得生活天天像过年,没有那么注重仪式,岁岁年年,不知不觉。今天想起这些,陡生几分怀念来。

千里之行只为团圆

王旭升

检票口的门一打开,人们群蚁般涌向了火车。检票员大喊着“不要挤”,乘客也叫喊着“我的鞋”或者“我的行李”,也有人在喊着某人的名字。

挤上了硬座车厢,我的心也就踏实了。同学们坐在一起,总有说不完的快乐话题,还可以用打牌来消磨一下时间。午夜12时之前很容易过去,可过了12时,时间却变得难熬起来。我开始腰酸腿胀,困意难耐。困极了,头会猛地垂下去,我一惊,赶紧正正身子,然后继续瞌睡。

没上火车之前,我和同学就已经商量好,先占领洗漱间,可等我们

挤上火车,洗漱间已经被占领,我们又被簇拥着挤到了车厢的中部。车厢里太拥挤了,一旦你把脚抬起来,再放回去就难了,地上除了行李,就是人了。

你去一趟厕所,回来时你的空间会缩小很多。午夜12时一过,有时站着站着就能睡着,当双膝猛然下坠的时候,你会突然惊醒,再站笔直,再惊醒。有时终于可以蹲着或坐在地上睡一会了,那种感觉真是幸福而又奢侈。可每次刚要做梦,就会听见有人喊:“让一让,瓜子,饮料喂。”售货的乘务员推着小车过来了,你不得不站起来让路,她推着小车在我的梦里与车厢之间来回地穿梭着。看着座位上那些斜着身子,张着大嘴巴,说着梦话的乘客,感觉那种幸福就是修来的。

凌晨2时左右,有些乘客陆陆续续地下了车,有很多硬座空了出来。当我躺在硬座上的一瞬间,我才深刻地体会到,躺着睡觉是多么幸福的事情,地方硬一点也无所谓。

天亮了,火车也该到站了,我赶忙挤进洗漱间,洗洗脸,刷刷牙,把后脑勺翘起的头发沾点冷水,用手压下去,这样看起来精神一些,最后在朝着镜子笑一笑,决不能让母亲看到我的憔悴。

下了火车,快到家门口的时候,我发现父母早已在门外迎接我了。看到了父母,路上所经历的一切都被我甩在了脑后。我跟母亲讲路上很顺利,火车很暖和,我还在火车上躺着睡了一大觉,睡得特别香,我还梦见她给我包饺子呢。母亲一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,一边念叨:“顺利就好,顺利就好。”

又是一次完美的大团圆,虽说路上很辛苦,可美好的结局总会让人感到欣慰。